

曹译莎士比亚全集

1

暴风雨

暴風雨

登場人物

亞隆穆

諾波王

薩柏斯馨

他的兄弟

波勞斯排羅

米蘭大公

安多尼歐

他的兄弟，篡了米蘭公位

非狄南

諾波王的兒子

岡察婁

諾波城的一位忠心老臣

阿德利安

貴族們

法郎西斯考

加立般

醜陋的野蠻奴才

特林古婁

小丑

司台芳諧

醉管家

船主，水手頭目，及水手們。

米蘭達

波勞斯排羅的女兒

愛里兒

一個枯澀的精靈

伊里斯

西里斯

米諾

由精靈們扮演

水仙

收割者

侍候波勞斯排羅的其他精靈們。

佈景——海上的一隻船上，設在一個無人跡的荒島上。

第一齣

第一景——在海上一隻船上——暴風雨，雷電交作。

（船主與水手頭目同上）

船主 頭目，——

頭目 在這兒，船主有什麼吩咐？

船主 好，傳話給水手們，做事要迅速，否則我們就要觸礁了，趕快，趕快。（下）

（水手們上）

頭目 喂，我的弟兄們！努力啊！努力啊！我的弟兄們；要迅速，要穩重，攏住二帆，注意聽船主的哨子。風，你吹吧，吹炸你的肺，祇要海上有地方，我們就不怕。

（亞隆梭，薩柏斯馨，安多尼歐，非狄南，岡察婁與其他等人同上）

亞 好頭目當心。船主在那兒？你們要做好漢啊。

頭目 我求你們呆在下面。

安 船主在那兒？頭目？

頭目 你沒有聽見他？你防礙我們的工作；回去呆在艙裏，你們簡直是助長風浪。

岡 喂，好好的，耐心些。

頭目 等大海先耐心的吧。走開！這些怒吼的波濤，誰管你君主的聖名？到艙裏去，靜

靜的，不要來打擾我們。

岡 好的，但是不要忘了在你船上的是些什麼人。

頭目 我愛誰也沒有愛我自己那麼深切。你是一位大臣：如果你能命令這狂水立歸平靜

，請運用你的權力吧，我們就再不動這繩索，運用你的威嚴吧。如果你不能，那

麼，趕快謝謝上蒼令你活了這許多年紀，還是好好的呆在艙裏，靜待那災難的來

臨。——鼓舞起來！我的弟兄們。——不要打擾我們，我說。（下）

岡 我看見這個傢伙，心中覺得老大的安慰：我看他臉上一點沒有要淹死的晦氣，他

的像貌完全是上斷頭台的樣子。親愛的運命，你堅持令他上斷頭台吧！把他的那

一條繩子做我們的依靠，因為我們自己的沒大用處了！倘若他天生可以不上斷頭

台，我們的情形簡直可憐了。（同下）

（頭目又上）

頭目 放下，快呀，放倒它，放倒它，用主帆頂着風走。（幕後一陣呼喊）誰這般喊叫

，令他得一陣瘟疫！它比這天地的聲響與我們的工作聲還要響亮。——

（薩柏斯聲 安多尼歐與岡察斐又同上）

又回來了？你們來這裏幹什麼？你們可是要成心等死！你們成心要沉？

薩 你喉嚨上長疔的！你這樣號叫，口出不遜的不知恩義的狗！

頭目 那麼你來做吧。

安 吊殺你，黑狗，吊殺你——你這惡毒的兒子，無禮的亂吵的人，我們沒有你那樣怕

死。

岡 我敢担保他不會淹死，雖然這船還不如一個果殼堅實，滿身是孔。有如一個不忠實的女人。

頭目 頂着風走，頂着風走，把前帆也扯起來，快往旁邊駛，快離開這陸地。

（水手們同上，遍身水濕）

水手們 全完了！去禱告吧，去禱告吧！全都完了！

（水手們同下）

頭目 怎麼？我們必得死了嗎？

岡 國王與王子都在禱告了！我們也去加入他們，我們的情形正與他們的相同。

薩 我簡直不耐煩了。

安 我們的性命完全是上了醉鬼的當，

這一個張大嘴的流氓；——但願你淹死了躺在水裏。

受十次汐潮的沖洗！

岡 但是，他還是得上斷頭台；

雖然每一滴海水都拚命的張開

巨大的海口要吞嚥他不令他去（台後有一陣嘈雜的聲音喊——「可憐我們吧！」——

——「我們的船破了！」——「再會吧；我的愛妻與我的兒！」——「再會啊，弟兄！」——

——「我們的船破了，船破了，船破了！」——

安 我們都與國王同沉吧。

（下）

薩

我們去向他告別。

(下)

岡

我現在寧願以千里的海洋掉換一畝荒地；即使是一小條狹長的地方。全是乾枯的荊棘都可以，無論什麼我都願意。但願以上的願望能實現，我就是喜歡死在乾地上啊。

(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米

你現在雖聽見他們呼號，看見那船下沉，我却已然佈置妥當，不許有一個生靈——唉，即使是一根毫毛的損傷都不許這船上的任何一個生靈遭受。你現在必得多知道一些了。

你常常

波

打算告訴我，我是誰；但是你總欲言又止把我留給一個無益的疑問；結尾總是說，等等，還沒有——這時候現在來了；

現在我就要令你靜聽，

注意靜聽。你可能記得

我們到這山洞來以前的時候嗎？

我想你不能，因為那時你還

不過三歲。

波 米

先生，我當然能記得。

記得什麼？別的房子，還是人？

無論有什麼印象請都告訴我。

米

似很遼遠了：

我所記憶的不似真實，竟似

一場迷夢，我是否曾有過

四五個婦人侍候着我？

波

是的，並且還要多些，米蘭達，但是

這事怎會停留在你的心底？在那暗蒼蒼的過去

與時間的深淵裏，你還看見過什麼別的吗？

如果你還能記得你來到這裏以前的情形

那麼你也許還能記得你是怎樣到這兒來的。

這個我不記得了。

波 米

十二年前，米蘭達，十二年前，

你的父親乃是米蘭的大公，

一位有威有勢的王子。

先生，你不是我的父親麼？

波 米

你的母親純是一片德行。

她說——你是我的女兒；而你的父親

便是米蘭的大公：他惟一的嗣君

便是這位公主；就是這般高貴的身份。

米

啊，天哪！

我們受了什麼災難才離開那裏；
還是需要離開了才有福氣呢？

波

都有些。都有些。我的孩子，

誠如你所說我們遭了災難才離開那裏；
但是我們能來到這裏却是福氣。

米

啊，我的心血

都哭出來了，

我當時給你多少苦腦，我竟一些
都不記得了！請你說下去。

波

我的兄弟，你的叔叔，他的名字叫安多尼歐。——

我請你靜聽我說，——這一個兄弟，

竟會如此好惡！——在這世上除了你而外，

我愛他最切；我把我的國家大權

全託付給他。因為在當時

一切王公大人之中，

波勞斯排羅乃是首腦，他的尊嚴

四方聞名，學術的造詣，

波 米

更無人能與他抗衡；這些既是我的癖好，我就把政事完全託付給我的兄弟，因為我的志趣漸移，耽溺於法術，我就漸漸與國家生疏。

而你虛偽的叔叔——你注意聽嗎？

是的，大人，我非常注意。

他既於一朝精悉吏事，知道如何批准，

知道如何罷黜，知道何等人物可以擢升，

何等僭越倖進之士應當革除，於是他就

把我的人員一律裁撤，把他們換了，

或是重新委過，他既於一朝之間把握住了

任人與任事的全權，他就致力於

擊劓他自己所最歡喜的事；他乃是一根青籐

把我這危然的老幹層層掩起

把它的青汁吮吸盡了。——你不注意；

我求你靜聽我說。

波 米

啊，大人，我正靜聽呢。

我就這般淡忘了世上的名利，過着

孤獨的生活，專心求我心靈上的精進，

這種生活如果不是太孤寂，實在可以

超出一切的價值，但它在我詭詐的兄弟的心裏

却喚醒了一種劣性；我的信任似一位慈祥的長親，

誰知竟遺傳給他一付狡詐，

這刻毒的深厚竟不亞於

我對於他的信任，而我的信任真正是

沒有止境，沒有邊際——他既然如此養尊處優，

他不祇享受了我每年的稅收，並且

還利用我的權力權取一切，——他就如同

一個時常撒謊的人

終於相信他自己的謊話，

使他成爲自己記憶的罪人。——他就真個相信：

他乃是公爵；因爲攝政長久，

他就利用了一切的特權，居然自以爲

是國家的首腦。——因此他的野心

就逐漸增長——你聽了嗎？

大人啊！你的故事

波

都治癒了髒子。

在他所攝理的這個角色與他的本人之間，

究竟垂着一層簾幕，他必需做

無上的米蘭之君，我呢，可憐人！——我的藏書室

已是足夠大的國土，他以爲我不再能

做人間的君主，於是他就與

諾波城的國君聯盟（他如此急於掌權），

應允他向他每年納貢，向他臣服；

將他公爵的小冠投在他的王冕之下，

使這從來沒有稱臣過的國土，（哀哉，可憐的米蘭）受那最可鄙的恥辱。

啊，天啊！

你看他的條件與這結果，你告訴我

這是不是個兄弟。

我都得犯罪，

如果我想我的祖母會做不名譽的事；

可是她的好肚子裏竟生出這樣一個壞兒子來。

現在你看這條件。

波

那諾波城君既是我

頑強的仇敵，他就聽從了我兄弟的請求；
那約定中說他要報答這一份
貢禮，我不知道有多少金幣，

他就立刻將我與我的一切

驅逐出國境；將美麗的米蘭用一切的大典，

賜予給我的兄弟，因此

他們就召集起來一隊叛逆的大軍，

在某一個深夜，安多尼歐打開了

米蘭的城門；在死寂的黑暗中

那些奸賊們把我你同驅逐出城垣，

那時你正哭泣個不停。

米

啊呀，天可憐！

我不記得當時我怎樣哭啼，

我但願再哭一次，這一句話

都暗示我的兩眼再爲他洒淚。

波

再往下聽，

現在我們就可以講到我們現在

情形；如果沒有一個，

米 波

這一段故事將完全沒有來歷。

爲什麼他們當時

不殺了我們？

這話問得好，少女；

我的故事的確引起這個疑問。親愛的，他們不敢；

（我的人民那般愛我）他們不敢，

在這一段故事上滴一點污血；他們祇是

用美麗的顏色，遮上他們骯髒的目的

他們把我們放在一隻船上；

帶出海去許多哩；他們在那預備下了

一隻船的爛屍骨，沒有繩索，

也沒有船具，沒有蓬帆，也沒有檣桅；

即使是老鼠都本能的離開了那隻船，

而他們把我們放在那裏，

令我們向狂吼的海浪呼喊，向暴風長嘆，

風浪都看着我們動憐，報給我們嘆息，

但是它的同情却反而帶來了苦難。

米

啊呀！我當時